新石頭記/第1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十一回　看造槍炮轉疑教授　退打璜表論及賭徒

下一回▶

話說萬司事拿起一枝槍來，遞給寶玉看道：「這是從前劉總辦出的新樣造出來的，一分鍾工夫，可以放三十五響。」寶玉道：「能打多遠呢？」萬司事頓住了口，一會道：「這是『十三響毛瑟』，這是『五響毛瑟』這是『林明敦』，這是『馬蹄』，這是『哈吃開士』。寶玉又問：「那劉總辦造的叫甚名字？」萬司事道：「當年造成了這個槍，還沒有名字，解到北洋，給李中堂看，李中堂當場試驗了，題了名字，叫做『連珠快利槍』。」說罷，三人辭了出來。

小工指著西面道：「那邊是生鐵廠，沒有看頭，不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已經到了這裡了，管他有看頭沒有看頭，也去看看。」於是往西而去。走到時，卻見門口的牌子，是「鑄鐵廠」三個字。小工進去回了，只聽得裡面說道：「我們這裡沒看頭，請看罷。」於是三人到廠門外一看，原來是直敞著的。裡面做工的人。都是蓬首垢面的，臉上鋪一層黃壓。寶玉猛想起初遇焙茗時的模樣，不覺又怔了。薛蟠道：「你是怕贓的，怎麼見了這些贓勁兒，倒看出神了？」寶玉道：「看怎麼贓法，這個是不得已之贓。他們為了做活，鬧成這樣兒，他們又肯這個樣兒去自食其力。我見了他們，既覺得可憐，又覺得可敬呢！」一面說著，便回身出來。仍循舊路，走到洋槍廠旁邊。

薛蟠忽然叫道：「老大的太陽，怎竹下雨起來？」小工道：「這是槍廠裡面汽管噴

出來的汽水，不是雨。」寶玉、伯惠也覺著頭上灑下一陣水花。到了轉去處，薛蟠踢了腳，幾乎栽個跟斗，原來是踢了鐵軌。伯惠道：「這裡也有火車麼？」小工道：「從前沒有，後來劉總辦造了一輛，不過拖炮時用用。這個鐵路，是推貨車用的。」

一路行來，仍走過機器廠門首，到木工廠看了一遍。這廠裡只有兩架鋸木機器、車木機器之類。略略看了一遍，就出來。看看大鍾，已經十一點了。小工道：「先到我們廠裡憩憩罷，快要放工了。」三人依言，仍到鍋爐廠來。

此時馮委員公事已畢，便招呼談天。薛蟠灣下腰去，摸著鞋頭說腳趾痛，馮委員便問何故。伯惠道：「想還是踢了鐵軌的緣故。」寶玉笑了笑，正說話間，只聽外面隆隆之聲，寶玉立起來，往窗外一望，正是厙鐵條兒，用兩人推著，在鐵軌上經過，寶玉道：「這倒省了許多人力。」伯惠、薛蟠聽說，也立起來看。伯惠道：「局裡不走火車，單為個用法，也築起鐵路，未免大才小用了。」馮委員道：「這是光緒初年，外國人造了一條吳淞鐵路，上海道向他買了回來。拆毀了的鐵軌，沒有用處，才裝到這裡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是外國人造的，買了過來，古是應該，為甚又拆了呢？」伯惠道：「那時死怕一旦中外失和，外國兵船到了吳淞，就從這條路上來，所以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此刻不又有了淞滬鐵路了麼？只怕此時中外不至失和的了。」馮委員道：「這是一時一時的見識。其實他既到了吳淞，就沒有鐵路，怕他還進不了來麼？」

正說話時，只聽得便走出門口站著，三人也出來看看。只見一眾工匠，都魚貫而出，走到門口，就交下一根籌來，方纔出去。一惠散盡。開上飯來，馮委員讓坐。吃過，玉便要去看那書配全了沒有。馮委員道：「買書麼？此刻還沒開門。等開了工再去罷。」於是分坐談天，又問了些製造局的歷史。直等開過工，馮委員仍泓了小工跟著，要去看廠。薛蟠道：「咱們拿了書就走罷，再看什麼呢？」寶玉便問：「還有幾廠？」馮委員道：「還有大炮廠、炮彈廠、煉鋼廠，可以看看；其餘工程處、輪船廠，沒有機器，可以不必看了。」寶玉還要去看那三廠，薛蟠執意不肯，一同到畫圖房去。

朱坤早把書配齊了。拿了一本書目，請寶玉自點。原來內中還有《四書》、《易經》等書。寶玉詫道：「這也算譯本麼？」急翻出來看。那裡是譯本？還是中國舊書，不過皮子刻好了。因說道：「不管，他心放在一起，以備一格。點過了，薛蟠算過了帳，交付清楚。伯惠叫黃福去小車。朱坤一取出厚紙，把書一部一部的包起來。一惠黃福叫了一輛小車來，看看裝不下，只又去叫了一輛。伯惠又叫黃福招呼裝車，便押了到長發棧去。寶玉也把焙苔留下。三人出了柵子，坐上馬車，風馳電掣的先回去了。

到了客棧，開了房門，茶房早送一張條子給薛蟠。原來是柏耀明的條子，寫著「無論合時回棧，望立即到舍一談，有要事奉商」云云。茶房又道：「早上是自己來過一次，後來送來這張條子。以後又打發人來問過兩次了。」薛蟠道：「有什麼事，這麼要緊，我要歇歇呢！」茶房退了出去。只見外面走進一人，正是柏耀明。回棧的時候，本是大家同到薛蟠房裡，寶玉見耀明來了，便拉了伯惠到自己房裡坐。說起今日在製造局所看的機器，自然都是外國買來的了，不知中國自己做不會。伯惠道：「會只怕是會的，就怕的是器具不齊，做不起來。然而不會做也難說，今日雖未看見，我知道局面裡面還有好幾名洋匠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為這個納悶，這些法子，都是外國的，他卻肯來教咱們？什麼做槍咧，做炮咧，咱們做起槍炮來還打誰？有一天同他失了和，還不是拿還他們麼？這個，我剛才想了好幾句話，可以叫做『請君入甕』；又可以叫做『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』；又可以叫做『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』；又可以叫做『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』，難道他望咱中國人都是庾公之斯麼？這我可真不解了。」伯惠道：「那有這話。他們的製造層出不窮，今年造的東西比去年精，明年造的東西又比今年精了。譬如造洋，槍我們要造，請他教，造起的洋，槍能打一里遠，他家裡造的，已經可以打一里半了。等你孛會造打一里半的槍時，他家裡造的又可以打二里了，他就教會你怕什麼？」寶玉點頭道：「原來有這個道理。我們何不也考究考究，趕上他們呢？天下事，怕的是不曾入門，現在咱們總算入門了。就從這條路上精益求精起來，想也不難。」伯惠道：「可不是麼！只恨我們中國的習氣，總是死守成法。聽見說有個新法，不是詫為荒唐，便是斥為多事。等到人家的新法有了實驗，被他新眼看見，他才信服了。等孛起來時，已是遲了。便是今日所買那些書，多半是一二十年前所譯的。人家已經舊的了不得，我們還拿他作枕中秘寶呢！」寶玉道：「這麼說，這書是沒用的了。」伯惠道：「也不盡然。他這裡頭都是詴科孛的書多，要按著他們新法的，有什麼書？」伯惠道：「我看這東西，不是看書可以看會的。他們那科孛有專門孛堂，由小孛升中孛，入大孛，由普通入專門，每孛一樣十多年才能畢業；若是胡亂看兩部書，可以看會的，他們也不必設什麼孛堂了。」一席話說得寶玉然若喪道：「你若早說了，我也不叫他化這冤錢去買這無謂之物了。」伯惠道：「這又不不然，你要考究這些孛問，也要先從這裡下手，方纔知道他的根底。若突然去看新法新書，倒是茫無頭緒。」寶玉道：「說是這麼說，不知我看了這個之後，要找那新譯的，還有沒有？」伯惠道：「這個要打聽去，且等看了這個再說。」正在彼此說話時，黃福、焙茗押書來了。那兩個小車夫幫著，一包一包的送上來。寶玉便把那沒用的。羅列起來。伯惠叫黃福也幫著收拾。忙了好半天，方纔妥當。

只見薛蟠氣忿忿的走過來道：「真是屸有此理！」寶玉、伯惠都問何故？薛蟠對寶玉道：「就是為的那個打璜表，被你批評上兩句，我就想不買他了。這東西原是柏耀明的，他說是一個朋友之物，因為等用，要買二百塊錢。我不過一時高興，拿過來看看，打算叫人估估價，值得再買。誰知價還沒有去估，你倒先說什竹奇技淫巧，是女人所用的。所以我昨日就還了他。」又回頭對伯惠道：「你道他方纔來做什麼？他倒要撒賴我起來了。說失已經答應了他，不能退還，一定要栽給我。你想，我是受了那種氣的麼？被我著實的罵了他兩句。他見我不對，又改了面目，說是要買的人，十分不得了，一定要求我買了，只當做好事。本來說的我心軟了，打算胡亂買了他，不過嘴裡還沒有答應。他忽然又說：『表本來值得三百多銀子，此刻只賣二百塊，要便宜一半價錢。』我不覺惱了。我初意不過是拿二百塊錢，買了他，只當是濟人之急罷了。誰知他倒說出這句話來，好像是我貪他的便宜了。所以我一口回絕了他，他倒向我翻起臉來。你說奇怪不奇怪？」伯惠道：「就是我昨天看見你還他那個表麼？」薛蟠道：「可不是麼。」伯惠笑道：「那鏈條那裡去了？」薛蟠道：「他交給我就沒有鏈條的。」伯惠又笑道：「他再要囉唆你時，你只說莫道川已經同我當面說定了，他就再不言語了。」薛蟠道：「這是十麼講究，倒要問個明白。」伯惠道：「你道耀明兄弟都是好人麼？他兩個都是賭棍，轉門設騙那外格人入局賭博。他們卻用什麼『翻天印』、『倒脫靴』的法子來騙你的錢。這個打璜表是他的同類中一個叫做莫道川贏來的。這表連鏈條只怕也值到三四百，是一個路過上海客人的東西，也是上了他們的當，賭輸的了不得，就把這表押了八十塊錢，又輸完了。那客人再要多押幾元，他們也不肯。後來他們分贓，莫道川照八十元的價分了這表。近日聞得姓莫的手邊也狠拮據，情願照原價賣出來。柏耀明乘他艱窘的時候，只給了他六十元，久著二十，說慢慢還他。他可拿來要賺你的錢。」薛蟠道：「那鏈條是十麼的？」伯惠道：「是外國的。那外國金頂不好，買來時錢狠大，要賣出去，卻吃虧不少。」薛蟠跳起來道：「他統共八十元的東西，還拿起一根金鏈條，還要賣我二百，這個貪心還了得麼！」正說話時，伯惠家裡打發人來尋。伯惠便起身辭去。

不知伯惠去後，還有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